

花里春秋

钱红莉

手稿的记忆

李广春

芒种后，一日热似一日。清晨开窗，鸟鸣之声，寥寂寡合，仿佛欲言又止，始终懒懒恹恹的。万物似都提不起精神。

夜幕下，喜欢枯坐无人风口，远处一盏地灯，弱弱亮着。我们的身体，抑或精神，大约是需要歇夏的吧。自然界中，唯花朵朵，兴兴头头开着。这无穷无尽热烈奔放的天性，颇为感染人。

屋后山坡上，一丛又一丛夹竹桃，万花怒放……白衣胜雪的白。夹竹桃的花，还是白色的好——远望，雾气袅袅，如白丁香开在细雨中，恰好一阵风过，微微晃动，梦一样的质地。

其次是蜀葵，广布于小区底楼庭院旁，一株株挺立着，不分叉。蜀葵的气质，近于舞者，长身玉立，有着天鹅颈。然而，世间物事总逃不了二律背反原则。蜀葵如此好身段，开出的花，却不尽人意，颇为俗气了：暗红、浅红、桃红、紫红、粉红……红颜料泼翻，独缺洁白色系。各样浓烈的红花，犹如上上下下被按了多只喇叭，一声声嘶鸣着，热啊热啊热啊……酷似大红裙女子，走哪儿，自带一阵薰风，简直大白天点灯。

酷夏时节，红色系衣服，不太合宜，无论男女，不仅热，还额外显出呆傻之气。小区广场舞的红扇子除外。

继续说花。

整个夏日，金银花始终幽秀低徊，像一个人辗转细腻的心思，敏感，纤巧，素淡，又长情，永远开下去，一直开到初秋。

然而，比金银花更加长情

的，还数复瓣栀子。

有人看栀子花，衬气，嫌其香气浓烈，我则以为亲民。栀子花的香气里，始终有一份与生俱来的大老实，也是一种稀世的趋真精神。年年端午前后，栀子迎来花期，热烈又真挚，不分黑夜白昼地开。

栀子最美的状态，当数含苞待放蓓蕾期，像春风少年，世间一切都是簇新多姿的，蓓蕾鼓胀着，随时蓬勃而出。这青白相间的花苞，被莲花状青柄托起，顺时针旋着的，一瓣一瓣紧密相连心手相牵。

栀子蓓蕾的香里，是泉水调蜜的气息，淡淡复浅浅，月光一样柔软，小鹿一般怜爱。待整个花朵张开，香气馥郁起来了，有酒至微醺之感，待沐浴几日阳光，花朵锈黄，枯了，落了。个别的，结一个两头尖的果实。中药里，被称之为“黄栀子”的，莫非就是这种家常品种？在古代，黄栀子可用来染衣。

这些年，去各地，见到各样古朴的茶盏，总是爱不释手。苦于神经衰弱，不能饮茶——这些茶盏就都一直寂寞地被关在书柜里。每年栀子花期，它们一齐被排上了用场。

不能实用，何不审美？

黑釉茶碗，适合蓄养栀子花苞。清水半碗，浮两三朵蓓蕾。黝黑底子上，飞了一点青白，如国画的留白，以少胜多多。甜香气稍被水稀释些，淡淡若无。

有一只茶盏，颇为拙朴，印的是浮世绘，日本大和时期女子，云鬓高耸，脖颈颈长雪白，被

一袭黑和服包裹住……这样的器物，适合喝一杯明前的西湖龙井，恍惚活在了南宋。可是，没有西湖龙井，插一朵盛开的栀子花吧，黑白配，极尽嵯峨之美。

南京作家黎戈曾赠我一只玉杯，常年隔于书柜间，微微泛了幽光。这样的时节，拿它出来，注满清水，一朵栀子蓓蕾随性斜靠于杯沿，空疏，简洁，遍布寂静……搁窗台，望之良久，像菩萨。杯身刻有四字：平淡之喜。像禅语。

我们的一生，大多囿于困惑迷茫、焦虑无奈、追念痛悔之中，少有平淡、宁静时刻。

迷你型紫砂壶，也可用来蓄养栀子花，最好带长枝，绿叶三两片，配两朵白花，当清供，有宋时案头山水的清气。

磨砂质地的茶宠里，也插一朵栀子花，搁鞋柜上。黄昏，身心疲惫旋开家门，一股暗香扑扑来，像孩子的拥抱，末了，还在你额上浅浅碰一下。

栀子花这样纯洁无邪的白里，有一个幼童的向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吾乡女子大多拖着两条麻花辫。清晨小河边，一朵朵白栀子在她们的黑发上跳动。年老女性将花别在鬓边，姑娘们将花绑在辫梢或插于辫根处。

幼童是混沌的，一日置身于山风月色之中，却浑然不觉，反倒一派漠漠然，非得隔了许多年，才会被一朵朵白栀子点燃，仿佛短暂的童年都拥有着了一生的落日与晚霞。

置身城市，少有见落日、晚霞

的机会。城市没有地平线可言。

夏日黄昏，有着木质的光线，似叫人看得见纹理。

一次，我与孩子站在小区一株高耸的合欢树下仰望——成千上万羽状叶片渐收拢，露出一线瘦天。彼时，一大一小两人即刻幻身为两条游鱼，静置于河底，河面为水草所覆盖而露出一线罅隙，安静而微妙。

翌日，熹微时分，合欢叶子渐次舒展开。重站树下，天空不见了，唯余一地浓荫。合欢花永远开在枝巅，喜欢压过叶子一头。羽扇一样的花，天生不怕热，烈日下开得欢洽，有茸茸之美。这些花花朵朵，枝头停留三五日，悄悄落下，比微风还轻。地下堆积层层残花，由红渐黑，幻为无形。

昨日，东北朋友发来两种我不认识的花：山丁子、黄刺玫，一白一黄，充满蓬勃的野气，令人向往。



泉水自心中流过

林莽

与黄胜相识是因为画，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他希望我参加他策划、上海文联主办的全国文化名人书画展。我对辛亥革命确有感受，曾写过一首名为《如果我生活在一百年前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诗。我的画表现的则是：从一个书生的窗口望出去，布满乌云的天空中，透出了一线太阳火红的光亮。画意是有了，但技法也许是不足的，但黄胜接受了拙作。

我之所以谈及这件往事，是想说，艺术的根本是意味的形式，构成一件艺术作品的是生命经验和文化经验的结合，再用某种艺术形式呈现出来，凡是有共同经验的人都会从中得到应有的感受与发现。绘画和诗歌以及其他艺术，都是共通的。

只有意味，没有恰当的外在形式，还构不成一件好的艺术品，只有外在形式，没有真切内

在的生命体验也不会是一件好的艺术品。

黄胜是个画家，南方油画山水画派成员，可以任意挥写他的山水风景，寄托他的山水情怀，而山水诗是他文字的风景。他的山水诗沿袭了东晋山水诗派的气息，淡泊，空灵，山有精神，水有哲思，灵动旷远。不得不说，用画家的眼睛看世界，在绘画之余，再用文字、用诗记下自己的生命体会和文化认知，颇让我们羡慕，像我们的前人一样，让生命沉浸在诗书画印的艺术氛围之中。

他写柔韧而委婉的流水江南，黛瓦粉墙，蕉荫扶苏，那是与他的生命同时存在着的故土。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他的过去、现在与无尽的生命情感的生长点。它们在繁复的交汇中构建了一个有文化魅力的生命个体。

他写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在许多细微之处发现诗意，有时

诗人就是在记录自己的生活点滴中与他所在的时代发生了必然的联系，于是诗歌记录下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和情感脉络。这些记录也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

他写亲身体验过的那些有韵味的土地，写世界各地的异域风光，在这些作品中有着一个画家的专业眼光和独特发现。

他写自己有深体会和认知的画家、艺术家以及他们流传千古的伟大作品。

他写心中隐秘的情感，他写爱、思索，相近与疏离。

他的诗是丰富的，是多维度的，是多取向的。我最赞赏这本诗集中最后一部分：远山的雪正在消融。

这是一组关于雪的诗。诗中有一种潜在的情感弥漫其中，它不确定，它时隐时现。它如同所写的雪一样，覆盖着，弥漫着，轻盈中的存在，无处不在中的相

依与怀想。它到底是什么，它是谁，它与作者之间发生了什么？诗有时就是在这样的悬疑与不确定中发生的，它引发我们的想象，引发我们的内心隐秘地再现，它就如同我们所熟知的温润的雪一样，在我们的阅读中任意地挥洒与飘荡。

我想说它是一组有真意、可细品的抒情之作，它是一组语言灵动的、充满个人情感的优秀组诗。但后来看到他画的不少优美的山水雪景油画，才恍然大悟，原来雪是他艺术创作倾心的题材和对象，诗只是另一单元的表达。

诗歌是语言和情感的艺术，语言到位，情感真切，就会写出优秀的作品来。《听泉》这本诗集中有不少值得认真阅读的好作品。

祝贺黄胜诗集的出版，希望看到他更多的好诗。是为序。

（本文为诗人黄胜诗集《听泉》序）

从结绳记事到甲骨刻文，再到竹筒刻文、纸张书写，人类的文化遗产得以不绝如缕。从刀刻到笔写，从毛笔到自来水笔，再到圆珠笔，书写工具的革命，使得文化传播速度与日俱增。书写革命在信息化的今天，纸和笔逐渐被键盘和屏幕取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作家们自然也纷纷放下手中的笔，改用电脑书写。不像以往，文章起头不满意，撕了揉成一团扔在一边，再去苦思冥想，不行撕了重来。现在删除键一按即可重来，真是方便快捷。

说这些主要是想起了前些时候王干的《汪曾祺十二讲》新书首发式，活动在汪曾祺纪念馆举办，文人雅士聚集，嘉宾学者的致辞变调为学术研讨，要言不烦，新意纷呈。把首发式推向高潮的是王干把珍藏多年的手稿捐赠给汪曾祺纪念馆。他的《除夕》手稿上有汪老的手记，在手稿空格处，既有汪老肯定的批语，也有认为需要商榷的眉批，更有认为不妥的建议，一个文学前辈对后学的奖掖提携之情，通过娟秀的文字跃然纸上。王干当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爱好者，将习作寄给汪老，汪老不但看了，而且看得很认真，还在文稿旁边悉心批注，大有“玉不琢不成器”的海人不倦古风。今天还会有这样美好故事发生吗？

《除夕》是王干上世纪80年代初的习作，眨眼间已40年，泛黄的手稿仍清晰地记载着那个年代文坛的盛况。诗歌、小说、散文等一切文艺作品受到捧捧，老一辈复出抓紧写，小字辈模仿学着写，同辈的较劲比着写，一个文学的春天就这样来临。这份泛黄的手稿弥足珍贵，它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信息，可以唤起我们对生机勃勃历史的记忆，可以想见文学前辈对后生无私帮助的高尚形象，可以鉴赏文章书法兼佳的艺术作品。

在短信替代书信的今天，我们的文学爱好者还能否有幸像王干那样，得到前辈的亲自批注指点，这个姑且不论。我好奇的是电脑批注修改的痕迹怎样展览？用手机截屏打印出来，还是用电脑播放出来？依我的孤陋寡闻，好像还未见过。王干将手稿保存至今，应该是以寄托对汪老等文学前辈的敬重之情。一份手稿，记录了素不相识的两代文学人的精神交往，传递了汪老“人间送小温”的一贯精神追求，昭示了文坛不绝如缕的精神传承。

这份手稿的捐赠，在无纸化写作的今天，见证了那个年代笔耕不辍的历史，是非成败尽在其中，悲欢聚散可见一斑。回不去的历史，挡不住的趋势，在无纸化写作的今天，那些文坛大家为后辈修改的文稿怎样传承、又如何示人？王干手稿就显得格外有标本意义了。好在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想想自结绳记事、竹筒刻字、雕版印刷一直发展到今天，心中也就坦然了。好东西能不能留历史说了算，怎么保留技术是关键，留下来怎么用还是由人民来决定。物以稀为贵，食多无滋味，留几个文学手稿作为膜拜已就够了。